

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及其它

许树安

八股文

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都规定用八股文体作文章。八股文又叫“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等，因文章题目多出自《四书》、《五经》，故此也称为“四书文”、“五经文”。

人们一般认为，八股文源出于宋朝的经义。北宋神宗熙宁间，王安石革除科举沿用唐朝考试帖经、墨义的做法，而代之以经义取士。帖经、墨义，重在背诵默写经文及其注疏，而经义属于论说文体，“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①”此后人们在作经义文章时，特别注重排偶句式，并有破题、接题等作法，直至明朝宪宗时，终于形成一套严密固定的格式和各种清规戒律，所以人们又说八股文形成于明宪宗成化年间。明末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之题，固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四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又讲‘保天下’四股，后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各扇之中各有四股，

次第之法亦复如此，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②”概括说来，一篇八股文章开始都有破题、承题两部分。破题一般用两句，以点明题目要旨；承题用三、四句，承接破题的意思，并做进一步的说明。接下来是起讲，可长可短，但须以圣人口气总括全文。然后用一、二句或三、四句引入本题，称为领题（又称入题、落题）。再下面才是文章的正式议论部分，分为起股（提比）、中股（中比）、后股（后比）、束股（束比）四部分。由于每一部分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所以名之曰八股文。八股之后，用一、二句结束全篇，称为落下或收结。每部分之间，要用固定的虚词“今夫”、“苟其然”、“也乎哉”等连接。显然，这样的文章是十分呆板的，很难用它来议论时事和表达思想感情。明、清封建统治者还特别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命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要以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准绳。这样，就从形式到内容，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只能依照题义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所谓“代圣贤立言”，而绝对不允许联系社会实际、发挥自己的思想。鲁迅先生曾经批评八股文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③”的确，读书人把一生的精力都消磨在八股文上，到头来只能成为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蠢才。所以顾炎武认为八股取士比秦始皇焚书坑儒害处还大，秦始皇坑埋儒生只有四百人，而几百年来，八股文断送的青年人何止千万！八股文的僵化、死板和迂腐说教，使它仅仅成为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的一种工具，而毫无文学及实用价值；作为读书人来说，八股文也只是他们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一旦做了官，就

再也用不着它了。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清朝初年就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文人学者，对八股取士的弊病，大胆地提出批评，他们斥责八股文“使学者穷年积月，从事于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④”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曾决定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文，把乡、会试首场的试八股制义改为考策五道，二场增论一篇。但是仅只实行了两科。守旧分子礼部侍郎黄机对此惊呼：“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⑤”他所谓的“圣贤之学”，不过是那些纲常说教，他唯恐因废除八股文而使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受到动摇。在守旧分子们的坚持下，康熙七年（1668年）八股文又重登考场。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呈奏了著名的《议时文取士疏》，再次要求改变八股取士的制度。他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⑥”以后又有杨述曾“至请废制义以救其弊。⑦”但是以大学士鄂尔泰为首的守旧分子们，极力反对舒赫德等人的建议，他们强调：“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⑧”结论是，对科举考试制度不必有任何改动，于是八股取士又继续保留下来。道、咸以后，一些学者对八股文的批评愈加激烈，他们说：“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乱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皆以为无与于己，而漠

不关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懵然于中而无以应，则拱手而听胥吏之为⑨”，“……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⑩”八股文不断遭到冲击，守旧派官员自然要起来抵制，他们不仅坚持八股取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而反对引进西方进步的思想 and 先进技术。例如同治六年（1867年），御史张盛藻在奏折中就扬言“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⑪”这是封建愚顽的典型言论。在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乃至改革千百年来封建科举制度问题上的论争，守旧派始终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处于优势，这表明封建制度进入没落衰亡阶段，统治阶级已经没有信心和能力通过自身的改良来挽救末运的到来了。

清统治者既然坚持八股取士，于是采取措施，加强八股文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本来清朝初年曾严厉禁止民间书坊选刻、出售乡、会试墨卷中的时文、策表等，以防备考生从中抄袭，应付科考。但至乾隆元年（1736年），首次宣布弛禁。乾隆帝在上谕中说：“自坊选之禁，垂诸功令，而大家名作，不得通行，士子无由睹斯文之炳蔚……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精选数百篇……以为举业指南……嗣后应弛坊间刻文之禁，倘果有学问淹博、手眼明快者，不拘乡、会墨卷、房行、试牍，准其照前选刻。⑫”于是学士方苞奉敕编选了明、清两朝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名曰《钦定四书文》，作为八股文示范读本，在全国刊行。这样就引导士子们把这些八股文章当作楷模，一心揣摩，而置史书、诸子于不顾，以致“竞取近科闹墨，摹拟剽窃，以弋科第。”甚至闹出这样的笑话：“前岁中式举人徐景春，至不知

《公羊传》为何书，贻笑海内。^⑬”此后书坊出售的时文选本近乎泛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述了不学无术的马二先生和假造官府公文、在科场替人冒考的匡超人，都被书店老板请来“精选三科乡会墨程”，显然是有意挖苦、嘲讽这种情况的。嘉庆时，路德编选的《小题正鹄》是个有影响的选本。该书专选属于小题的八股文章。所谓小题，是只以《四书》中的一句话来命题，例如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为题，就是取自《论语》第一篇、第一章中的一句。另有用《四书》、《五经》中的几句话或者一两章命题的，叫做大题，例如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题，就是以全章做为题目。在清代，凡乡、会试一般都出大题，院试考秀才一般都用小题。《小题正鹄》刊行后，它的读者更广泛了，其影响也更大了。

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命题，也被考官当做文字游戏一样出给考生。有的考官为了追求题目艰深，强断经书的句读、割裂文章语句，有时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例如嘉庆时，鲍桂为河南学政，他曾在《孟子·梁惠王》的“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一句中，取“顾鸿”二字为题。又一次，他从《中庸》中出题，《中庸》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句，鲍桂以“及其广大草”命题，让人简直不知所云！咸丰时，著名学者俞樾为河南学政，也以出题割裂而闻名。他曾在《孟子》中出题，其中《梁惠王》篇有“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句和“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句，俞樾却以“王速出令反”及“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命题，这些都是不顾情理而强拼文字。俞樾也因此而被革职。

以上情况表明，封建统治者，把八股文作为毒害人民思想、窒息各种反抗精神的一种统治工具，希望以此延长其江河日下的统治。但是那些科场出身的官僚们，文不能安邦治国，武不能带

兵上阵，反而造成吏治腐败、政治黑暗，更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覆灭。乾隆时学者徐灵胎，曾经对八股文做了深刻的讥讽，他说：

“读书人，最不齐。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⑭”

试帖诗

明朝科举考试不考诗赋，清朝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决定乡、会试中，增试五言八韵诗一首，自此以后凡院试、乡试、会试都要考诗，称为试帖诗。试帖诗也是一种形式古板的诗体，其内容依然不能随意抒发情感，而是要严格依题写作、歌功颂德而已。为什么叫试帖诗？郑天挺先生有很好的解释，他说：“试帖诗的‘帖’，和‘帖经’、‘帖括’的‘帖’，是同样的意思，即不能离开诗题任意发挥。最初，试帖诗也是根据孔孟之道来阐述的，后来发展成为用帖试这种体裁，来描绘古人诗句的含义。⑮”试帖诗的题目都须有出处，在前面先用“赋得”二字，然后取古书经、史、子、集中的一句为题，后来多取古人五言诗一句，并要指明以诗句中的某字为韵，称“得某字”，即限定用这字的韵部，而这个字又必须在诗的第二句或第四句的韵脚上出现。题目中还要说明，要求“五（七）言六韵”或者“五（七）言八韵”。清朝科举中，一般是童生考试用五言六韵，生员岁、科考以及乡、会试、朝考等多用五言八韵。试帖诗还要求前四句中一定要出现题目的全部文字，至少要出现五言题目中的四个字，或者七言题目中的六个字。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要对仗工整。试帖诗为应制之作，因此要求

典雅端庄，不容轻佻艳丽，诗中须用颂扬语而忌讳花红柳绿乃至不吉祥的词语。可见，试帖诗也和八股文一样，不仅形式呆板而且内容空洞，毫无生气。

清朝的制科考试多考排律诗。排律诗用多少韵，在诗题中要作出规定。康熙、乾隆时的博学鸿词科就都是考排律诗，康熙时的诗题为“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乾隆时的诗题为“山鸡舞镜诗七言排律十二韵”。在考试排律诗时，对于诗句的点题、用韵等限制，不如一般律诗那样严格。

重 楷 法

在科举考试中，八股文本来就囿于《四书》、《五经》的封建说教，内容既空洞又迂腐，在清代大兴文字狱的高压之下，即便是考试策论，其内容也仍然不免空泛，虚华、颂扬之辞堆砌连篇。因此，考官在评阅卷试时，很难依照答卷的内容高低来决定成绩。于是在清代逐渐形成一种科考取士注重书写楷法的风气，考官往往以答卷上字体书写的好坏评定高下，结果使得一些有才华的士子，仅仅因书法不在上乘而落第或者不得列于优等。清朝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虽然考中进士，但在朝考时，由于他“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⑩这是因为他的答卷内容敢于直言，被考官借口文字楷法不好加以排斥，但是也反映出当时朝廷承认书法好坏是评阅试卷的一项重要标准。所以龚自珍在诗中高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这样说，是有亲身感受的。

清朝科举考试中，过于注重楷法的弊病，与皇帝的提倡有密切关系。康熙时，出身下层社会的高士其“徒步来京，受馆为生”，由于康熙皇帝很欣赏他的书法端工，于是“不拘资格，擢补翰林”，而有些进士，又由于“文字俱劣，不堪造就”、“书法不堪”^⑪等批评，被赶出翰林院或遭革职。乾隆时，虽然皇帝

强调对于殿试的答卷，即便字体书写不工整，如果内容通达，仍应取在上等。然而实际上乾隆皇帝自己也很注意挑剔别人的书法，例如有一次，他在天津接受文人献赋时，原定苏州文人汪廷楷为第一等第一名，后来发现汪在赋中将某字的一撇误写成一点，于是把他降在第二等第一名。^⑧据说道光皇帝也常在大臣们的奏疏中挑剔错字或书法，然后严加谴责，使得官员们不敢随意向皇帝呈递奏章。清朝这种过分注重书法、轻视内容的劣习有许多弊病，不仅使得人才埋没，也进一步鼓励了官府公文、奏章崇尚浮华。

用 官 话

在散发着八股酸腐霉气的科场上，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对考生提出掌握官话的要求。清代，人们习惯把北京话称为官话，即指官场上使用的语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语言悬殊，尤其以广东、福建二省与内地差别最大。如果官员们不懂全国通用的官话，就会对贯彻朝廷的旨意、审理地方词讼乃至处理日常政务，都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清朝初年，在广东、福建二省都设有正音书院，专门教授官话。二省的乡试，也都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亲自口试考生的语音。福建还一度规定，不会听、不会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雍正时曾经颁布上谕，强调政府官员必须掌握官话，这样才“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不然“必使胥吏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遂令“福建、广东二省督抚转飭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⑨虽然当年的官话同今天提倡的普通话有一定区别，清朝统治者强调科举考生掌握官话也只是为了有利于它们的封建统治，但是这个要求以及设立正音书院的做法，对于促进中国语言规范化、加强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应当

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只是可惜未能坚持到底，经过百余年，渐至废弛。嘉庆、道光以后，两省的正音书院已经荡然无存了；而在科举考试中，对于掌握官话的要求，也再没有郑重地提出来。

注：

①《册府元龟》卷四六：《帝王部·智识》。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程式》。

③鲁迅：《伪自由书》：《透底》。

④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七：《礼政》四，陈廷敬《经学家法论》。

⑤《清史稿·选举志三》。

⑥⑦⑧《清史稿·选举志三》。

⑨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六：《礼政贡举》，孙鼎臣《论治二》。

⑩葛士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二〇，《洋务》二十，李东沅《论考试》。

⑪《洋务运动》第二册：《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

⑫《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礼部·贡举·试艺体裁》。

⑬葛士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二，《治体》三，薛福成《治平六策》。

⑭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

⑮郑天挺：《清代考试的文字——八股文和试帖诗》，载《故宫博物院院刊》82年第2期。

⑯《龚自珍全集》：《年谱》。

⑰蒋良骥：《东华录》卷十五、卷二十、卷二十三。

⑱见《苏州府志》卷九十。

⑲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八章。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语言学院